史通卷之六

唐鳳閣舍人彭城劉子玄撰

內篇

言語第二十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難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立訓皐陶矢謨洛誥康誥牧誓秦誓是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大矣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

徐氏日高仿宋刻

若春秋載呂侯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揚干是也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爲宗利口者以寓言爲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衡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寧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是效仕宦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荅戲解嘲其可稱者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秦密之酬吳客王融之荅虜使此之小辯曾何足

云是以歷選載言布諸方冊自漢已下無足觀焉寄夫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用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鶉賁鸜鵒童豎之謠也山木轉車時俗之諺也偪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況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說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槩者也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昨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

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摸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僞脩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眞僞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天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然自晉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爲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喜風流顛沛造次不忘經籍若梁史載高祖在圍中見蕭正務謂之曰吸其泣矣何嗟及德而謂之曰吸其次子邪曰不有其廢君何以興皆其類也而史臣修

飾無所費功其於中國則不然何者于斯時也先王來梓剪爲蠻貊被髮左衽充牣神州其中辯若駒支學如郯子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修僞國諸史收弘撰魏周書收爲魏收弘爲牛弘必謂彼夷音變成華語等楊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斯亦可矣而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於正始華而失實過莫大焉唯王宋著書敘元高時事王謂王卿也宋謂宋孝王也卿撰齊志孝王撰關東風俗傳也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

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嫫母多媸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損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至如周太祖實名黑獺魏孤非狐貉非貉無羶犁狗子齒斷索又曰獾獾頭團索頭故當時有童謠曰象河中狗子破爾苑又西帝下詔罵齊神武數其罪廿諸如此事難可棄遺而周史以其事非雅略而不載頗若懋循錄故得權聞於後其事不傳於北齊因而埋沒是以董狐南史舉目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矣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李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人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劾古而書其難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不可勝紀哉蓋江革罵商臣曰呼役夫冒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穆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嗣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脣吻傳諸飆俗而世人皆以爲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殊爲魯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久長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

概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苟紀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三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時與兩儀而並存經千載而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蓋善爲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麤咸被其化工爲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于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眞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浮詞第二十一

夫人樞機之發璧璧不窮必有餘音足句爲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乎斷句之場也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而史之敘事亦有待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斂彫牆則且以不君爲稱欲云大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摽目所謂說事之端也又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載匈奴爲偶人象郅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昔尼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特用不刊而史傳所書貴乎博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稟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

加字不愜遂今後之覽者難以取信蓋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爲先禮讓爲本至如偽魯鄰國進計行戕俾同氣女兄歷筴引決此則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儔犬豕不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按賢者處世夷險若一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又傳曰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如淮陰初在久微隨業無行後居榮貴滿盈速禍躬爲逆上名隸惡從周身之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善將呼爲才略則可矣必以賢爲目不其謬乎又云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歷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術相類錙銖無爽而云不能絕乎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疎錯綜逾密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說各異李百藥齊書序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靈寤恐未挹高論至收傳論又云足以入相如史室游尾父之門志存實錄抵訶私於爾朱暢傳又云收受暢財賄金故爲榮榮時多貴其惡是謂三說各異周書之評太祖寬仁

好殺二理不同（令狐德棻周書傳稱文帝不信諸蠱種誅夷雖事出權道而用乖於德教是謂二理不同）非唯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而史辭再三良以好發蕪音不求讜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惑焉亦有開國承家美惡昭露皎如星漢非磨涅所移而輕事塵黷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累尤多（累一作類）如魏書稱登國以烏名官則六好尚淳朴遠師少皞遵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攜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頗於此按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儷蠻夷抑惟奈晉而烏官創置豈關郯子之言髦頭而偶奚仲在春之策舍言無限何其厚顏又周史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庾信贈其詩曰虢亡垂棘滅齊平寶鼎歸陳周弘正來聘在館贈韋夏詩曰德星猶未動直車詎肯來其爲信弘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爲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句而已若乃題目不定首尾相違則李伯藥令狐德棻是也（齊史李伯藥所撰周史令狐德棻所撰也）心挾愛憎詞多出沒則魏收牛弘是也（魏史魏收所撰周史載元行恭所撰也）斯皆鑒裁非遠智識不周而輕弄筆

端肆情高下故彌縫雖洽而厥跡更彰取惑無知見嗤有識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資數句而方浹按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於趙孟班書述楚老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各爲二叟立傳全採左班之錄而其傳詞云二叟隱德容身不求名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探揣古意而廣足新言（足音子餘反）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淚下閨中長歎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說爲見歷雖短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反累加減

前哲豈容易哉昔夫子斷唐虞已下迄於周剪截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嗟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以人廢言此繞朝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

敘事第二十二　并序　簡要　隱晦　妄飾

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爲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遍無斁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與於此乎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爲屬

詞比事之言疏通知遠之旨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楊雄有云說事者莫辨於書說理者莫辨乎春秋然則意複深奥詁訓成義微顯闡幽婉而成章雖殊途異轍亦各有美焉諒以師範億載規模萬古爲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鏡（鑑 作）既而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史故經史之目於此分焉嘗試言之曰經猶日也史猶星也夫星日流景則列星寢耀乘榆既夕而辰象粲然故史記之文當乎尚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俗涉乎委巷垂翅不舉漢籍無聞逮於戰國已降去聖彌遠然後能露其鋒穎倜儻不羈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優劣詎可同年自漢已降幾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求其善者蓋亦幾矣夫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而晉宋殺青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別黻黼相懸才難不其甚乎然則人之著述雖同自一手（自 作出）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麁非類若史記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五本紀日者太倉公龜策傳固無所取焉又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最也至於淮南王司

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豈繪事以丹素成
妍帝京以山水爲助故言媸者其史亦拙事美者
其書亦工必時乏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儁
不生區區碌碌抑惟恒理而責史臣顯其良直之
體申其微婉之才蓋亦難矣故楊子有云虞夏之
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
憔悴乎觀丘明之記事也當桓文作霸爲是更盟
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益縱橫
則春秋美詞幾乎翳矣觀子長之叙事也自開闢已
往言所不該其文闊略無復體統自秦漢已下條

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至若荀悅漢紀其
才盡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窮於三祖觸類而長
他皆若斯夫識寶者稀知音蓋寡近有裴子野宋
略王僧孺齊志此二家者並長於叙事無愧古人而
世人議者皆雷同譽裴而共詆王氏夫江左事雅
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鄙且幾原
務飾虛詞君懋志存實錄此美惡所以爲異也設
使丘明重出子長再生記言於賀六渾之朝書事
於佉尼干之代將恐輟毫栖牘無所施其德音而
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論得失夫叙事之體

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覼縷今輒區分類聚定爲三篇列之于下（右叙事篇序）

大國史之美者以叙事爲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簡要爲上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必尋其究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恒虛費數行大聚蚊成雷羣輕折軸況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

故

必

言既

世之兼兩曷足道哉蓋叙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至如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爲驪姬所譖自縊而亡班史稱紀信爲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左傳記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革輅藍蔞以啓山林此則

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管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贊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紀之與傳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近史紀傳欲言人君衰毀損則先云至性[illegible]欲言人[illegible]夜觀書則先云篤志好學欲言人[illegible]必略不顧則先云武藝絕倫欲言人下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速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跡也如穀梁傳曰驪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獻公曰奚來驪姬曰世子以酒故毒君將食已驪姬覆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識也覆酒於地而地墳以脯與犬斃驪姬下堂而啓曰天乎天乎吾君之國子之國也子何遑乎國爲君又禮記云晉將伐宋使視之曰陽門之人死子罕哭之甚哀歸而語人曰陽門之人死子罕哭之甚哀不可伐也此則既載事跡又載言語也又如諸史人有行事美惡者皆已具其紀傳中續以贊論更述前事此則近有事跡紀傳已書贊論又載公梁傳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等書皆有之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唯有江明甚子野王邵無此也又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爲敏夫以鈍者稱敏魯人爲鈍人也禮記中已有註解則明賢達所嗤此爲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

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爲省字也其反
於是者若公羊稱郄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
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宜
除跛者已下字但云各以其類逆者必事皆再述
則於文殊費此爲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
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
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爲煩字也然則省句爲
易省字爲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若句盡餘賸
字皆重復史之煩蕪職由於此蓋餌巨魚者垂其
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罝而獲
之由於一目夫敘事者或虛益散辭廣加閒說必
取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
既執而罝鈞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
庶幾胼胝盡去而塵垢都損華逝而實存滓去而
瀋在矣嗟乎能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輪扁所不
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 右簡要
夫飾言者爲文編文者爲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
篇成 蜀本篇下有目字宋本無 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古
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爲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爲主
況乎列以章句用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

諷誦者哉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極必擿以尤最不知何者爲先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三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昔古文義務卻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不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闊略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爲之者方覺其難固非雕蟲小技所能斥其非說也既而丘明授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爲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使婦人飲之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援朝備動於麾師人多寒王撫而繼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合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

骨覩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爲之不流董生棄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自玆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爲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脩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者輒足爲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爲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承祚受責於少期魏志鄧哀王傳曰容貌姿美長於文容貌之言而分已爲一亦敘事之屬一病也子昇取譏於君懋

的子才不得掌典魏之書[illegible]湘子才亦若此而撰水安記者是六言非不善也蓋作者言雖簡略理皆要害故能疎而不疏備而無闕譬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乏雋穎思多昏滯費詞既甚敘事纔周亦猶售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貿遷之價也然則史漢已前省要如彼國晉已降[illegible]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也

昔文章既作其興由生鳥獸以媲賢愚草木以方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洎乎中代（世）作其體稍殊或擬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君實稱帝理異殷周了乃封王名非魯衛而作者猶謂帝家爲王室公輔爲王臣盤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俾侯之稱而史臣撰錄亦同彼文章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降及西晉頗見其甚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述臣則呼爲間巷稱臣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詞南董顯書之義也如魏收代史吳均齊錄或牢籠一世或苞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白牢均敘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賦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爲今說置於文章則可施於簡冊則否矣亦有方以類聚譬諸昔人如王隱稱諸葛亮挑戰異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沖見幸爲有龍陽之姿（龍陽事見戰國策）其事相符言之讜矣而虞思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東門吳事見戰國策）未之有也李白藥稱王琳雅得人心

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安
知補音苟矜其學必辨古而非當者矣昔禮記檀弓
正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溯新儀前史所刊後來
取證是以漢初立轝了長所書魯始爲髮丘明是
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分伯支遠
微於內則即其事也校世祖仁恭記稱竹堅方食
抽鑿而語王御齊志述受紇洛干感恩脫帽而謝
及彥琮撰以新史重規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
案變脫帽爲免冠大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
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令學者何以考時
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又自雜種稱制充物神
州事異諸華言多乖醜至如翼捷魏道武所諱黑
獺周文本名而伯起革以他語德參闕而不載蓋
龐降蒯聵字之嫌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舊事刻
以三史傳諸五經未聞後進談講別加刊定況愁
山定犢彰於載讖（北齊志載謠辭豬頭圍入西谷通犢上齊丘也）河邊之
狗著於謠詠（北齊志載謠辭豬頭圍河中狗子破圍走也）明如日月
難爲蓋藏此而不書何以示後亦有氏姓本複咸
省從單或去萬而留千或存扶而除厚求諸自古
罕聞茲例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

務必藉於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飾練飾輕事彫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如此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 有妄餘

史通卷之六

太學生姚體文校

史通卷之七

唐鳳閣舍人彭城劉子玄撰

內篇

品藻第二十三

夫聞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比翼若乃商臣冒頓南蠻北狄萬里之殊也伊尹霍光殷年漢日千載之隔也而世之稱悖逆則云商冒頓忠順則曰伊霍者何哉蓋厥跡相符則雖隔千載爲偶矣必差形步武方稱連類者乎史氏自遷固竹傳始以品彙相從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

以人物妍鮮求其具體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韓非老子其在一篇董卓袁紹無聞二錄豈非韓老俱稱述者皆有子名袁董並曰英雄生當漢末用此爲斷相得其倫亦有厥類衆夥宜爲流別而不能定其同科中其異品用使蘭艾相雜朱紫不分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官作者）按班書古今人表仰包俯載勿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下品高貴鄉公及至篇中所列奚不類於其敘非若孔門達者顏柳殆庶至於他子難爲等衰（作）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伯牛仲弓）

（求諸折中厥理無聞又楚至王之鄧侯作遍一等也）三甥欲殺之（甥長甥）鄧侯不許卒亡鄧（鄧作遍如）

下人令定鄧侯入下愚之上（愚第七等）夫寧人負我爲善獲厚持此致尤將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加其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萌自可高立標格（自當）貴諸至漢何得止處鄧侯鄰伍列在中庸下流而已哉（愚皆在第六等）又其敘晉文之臣佐也舟之僑爲上陽處父次之士會爲下（舟之僑作魏）

（其述燕丹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荊軻居末（高漸離在第五等荊軻在第六等）

武陽在第七卷斯並是非昏亂善惡紛拏或珍瓶甌而賤
璠璵或策駑駘而捨騏驥以茲爲監欲誰欺乎又
江充息夫躬讒諂惑上使禍延儲后毒及忠良論
其奸凶過於石顯遂矣而固叙之不列佞幸楊王
孫裸葬悖禮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無他事而與
朱云同列仍冠之傳首不其穢歟若乃旁求別錄
側寬雜傳諸如此繆其累實多按劉向列女傳載
魯之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
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冶殉節異於曹娥
此乃凶險之頑人强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爲伍有
[illegible]其實者焉又嵇康高士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顏
回蘧瑗獨不見書蓋以二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
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正如董仲舒楊子雲
亦鑽仰四科驅馳六籍漸孔門之教義服魯國之
儒風與此何殊而並可甄錄夫回瑗是棄而楊董
獲升可謂識二五而不知十者也爰及近代史臣
所書求其乖失亦往往而有借如陽瓚劾節邊城
捐軀死敵當有宋之代抑劉卜之徒歟劉謂劉康祖卜謂卜與而沈氏竟不別加標牓唯寄編於索虜篇內紀
僧珍低節礪行終始無瑕而蕭氏乃與羣小混書

都以恩幸爲目王頌文章不足武藝居多躬詣戚
藩首階逆亂撰隋史者如不能與梟感並列隋世書謂
[illegible]即宜附出楊諫傳中輒與詞人共編隋書列王
[illegible]古上爲伍凡斯纂錄豈其類乎子曰以貌
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光武則受誤
於龐萌曹公則見欺於張邈列在方書惟善與惡
昭然可見不假許郭之深鑒裴王之妙警而作者
作者簡牘不能使善惡區分故曰誰之過歟史官
之責也夫能中藻鏡區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
得明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則懲惡勸善來唐將來

濁揚清鑒爲不朽者矣

直言第二十四

夫人稟五常七兼自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
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
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
跡而行曲自陷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
曲如鉤反甘侯故能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
也況史之爲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
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
一朝惡名被於千載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夫爲於

可爲之時則從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如董狐之
書法不隱趙盾之爲法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
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弑
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
國或身當斧鉞取笑於當時或書塡坑窖無聞於
後代大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强項之風
勵其直躬之節蓋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嘿
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幸獲
而全是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錄之難遇耳然則
歷考前史微諸行詞雖古人糟粕眞僞相亂而披

沙揀金有時獲寶按金行在曆史氏尤多當宣景
開基之始曹馬搆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
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
于寶虞預各栖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
走生達之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始雪
考斯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者歟又有宋孝王
風俗傳王卲齊志其叙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按于
時河朔王公貴表不隕鄴城將相薪播仍存而二
子書其所諱曾無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之謂歟蓋
烈士殉名壯夫重氣寧爲蘭摧玉折不爲瓦礫長

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强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于今稱之與夫王沉魏書假回邪以竊位董統燕史持諂媚以偷榮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曲筆第二十五

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疎既辨等差有別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略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已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子野休文釋紛相謝用捨由乎臆說威福行於筆端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爲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已讎若王沉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其事已彰則今無所取其有徃賢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知今略廣異聞用標先覺按後漢書

更始傳稱是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仇（一作讎）避難綠林名爲豪傑安有貴爲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謂言媚王用雪伯姬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於其親或明帝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災祥靈長簡書自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僞錄者矣陳氏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靈聞案黃氣見於秭歸羣烏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從何而書蓋由父辱受髡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人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諸史皆貞觀年中羣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僞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行其行事皆子孫所爲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實昔秦人不死驗符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臣蓋史之爲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有遺所法後世惟官但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宋書多妄蕭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令史臣得愛憎由已高下在心進不憚於公憲退無媿於私室欲求實錄不亦難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

鑒識第二十六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名貴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見詆斯則物有恒準而鑒無定識欲求銓覈得中其惟千載一遇乎況史傳爲文

淵潛廣博學者苟不能探賾索隱致遠鉤深烏足以辨其利害明其善惡觀左氏之書爲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丘明躬爲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竝生論才則同耻（蜀本作體宋本作恥）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體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加以二傳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賁餅太官誠智士之明鑒也逮史漢繼作踵武相承王充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

而優遷（士充謂虞文義浹備紀事詳贍觀者以爲甲以太史公爲乙也張輔名士優劣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之才優劣多以班爲勝余以爲失遷敘二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敘遷之不如必矣）然此二書雖互有修短遞聞得失而大抵同風可爲連類張晏云遷歿後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所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校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阨遂匿容而出宜尼既殂門人推奉有若其言之鄙又甚於茲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劉軌思商榷漢史雅重班才唯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輒編高后校弘非劉氏而竊養漢宮時天下無主呂宗稱

制故僭其歲月寄以編年而埜雞行事自具外戚
降大成爲孺子史刊攝正之年厲亡流彘歷紀其
和之日而周邵二公各世家有傳班氏式遵曩例
殊合事宜蓋謂雖濟發於巧心反受嗤於拙目也
劉祥撰宋書序錄歷說諸家晉史其略云法盛中
興虛拙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空華夫史之敘事也
當辭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該（核作）若斯
而已可矣必令同文舉之含異等公幹之有逸如
子雲之含音類長卿之飛藻此乃綺揚繡合彫章
綴綵欲稱實錄其可得乎以此詆訶知其妄施彈
射矣夫史之曲筆蕪書（蜀本作僞宋本作蕪）不過一二語其
負罪爲失已多而魏收雜以寓言殆將過半固以
知倉頡已降罕見其流而李氏齊書稱爲實錄者
何也蓋以重規亡考未達伯起以公輔相加字出
大名事同元歎既無德不報故以虛美相酬然必
謂昭公知禮吾不信也語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
如王邵之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
激揚稱其有慚正直夫不彰其罪而輕肆其誅此
所謂兵起無名難爲制勝者尋此論之作蓋由君
慝書法不隱取咎當時或有假手史臣以復私門

之耻不然何惡直醜正盜憎主人之甚乎夫人廢興時也窮達命也而書之爲用亦復如是蓋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晉年踰五百其書隱沒不行於世既而梅氏馬獻杜侯訓釋然後見重一時擅名千古乃老經撰於周日莊子成於楚年遭文景而始傳值嵇阮而方貴若斯流者可勝紀哉故曰廢興時也窮達命也適使時無識寶世缺知音若論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將煙燼火滅泥沉雨絕安有殁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

探賾第二十七

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捨難明或以是非相亂由是書編典誥宣文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爲繆也不亦甚乎昔夫子之作魯史學者以爲感麟而作桉子思行云吾祖厄於陳蔡大以彼事修傳諸貽厥欲求實錄難爲爽誤事則義色微婉因攫蕪而刱詞時逢西狩乃泣麟而絕筆儒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爲自反

袂拭面稱吾道窮然後追論五始定名三叛此豈
非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之所致邪孫盛稱左氏春
秋言吳楚則略荀悅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
夷狄而貴諸夏也按春秋之時諸國錯峙關梁不
通史官所書罕能周悉異乎炎漢之世四海一家
馬遷乘傳以求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
史若斯之備也況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
去彼魯邦尤爲迂闊丘明所錄安能備諸且必以
蠻夷而罔略也若駒支預於晉會長狄埋於魯門
蔣盧之辨牛鳴郯子之知鳥職斯皆遐陬小國人
品最微猶復收其殞事見於方冊安有主盟上國
勢迫宗周爭長諸華威陵強晉而可遺之者哉又
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槩夷夏皆
均非是獨簡胡鄉蜀本作略宋本作簡而偏詳漢室盛既疑
丘明之擯吳楚遂誣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強奏庸
音特爲足曲者也蓋明月之珠不能無瑕夜光之
璧不能無纇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
詆訶其過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強爲其說
者蓋亦多矣如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
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項羽

列於本紀以爲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按史之於
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尋遷之馳騖今古
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惟首陽山
之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氏死於漢日而
乃升諸傳首庸謂有情今者考其先後隨而編次
斯則理之常也烏可怪乎必謂了長以善而無報
推爲傳始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
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
類同在一科而乃異其篇目爲數卷也又遷之
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爲世家既云無據項羽

之稱本紀何必有憑必謂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
書遁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姦雄
而退處士此之乖刺復何爲乎隋內史李德林著
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
以爲格言按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
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爲國好奢
忍害賢良疎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
言劉主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
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冒昔秦繆楚
莊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是則以魏爲正朔

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僞之君中朝所嫉故典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踈魏而親蜀也（魏武帝十四諸為亮集云太祖下遺踈古屋中得然大無屋故雖讀諸之古威肆其辭而無所量也）夫撰漢晉春秋以劉為僞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逆順之理爾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烏防茲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為文以諷其上者多矣若齊倫失德豪士於焉作賦賈后傾道女史由其獻箴（其一作之）斯皆短什小篇可率爾而就也安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其權以濟物取誠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而非要與夫班彪王命一何異乎求之人情理不當舛自二京版蕩五胡稱制崔鴻鳩諸僞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桉于時中原乏主海內橫流逖彼東南更為正朔適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其議安得以僞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吳朝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固委質慕容何得書

彼南燕而與羣胡並列愛憎之道豈若是邪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爲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不取其書而已哉但伯起躬爲魏史傳列島夷不欲使中國者書雅崇江表所以輙假言崔志用紓魏盍且東晉之書宋齊之史考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僞邦墳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混書斯則四分有三事歸江外非惟肥瘠非類衆寡不均兼以東南國史皆須紀傳區別茲又體統不純鄭爲編次者矣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於是考衆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或出自曾懷枉申探賾或妄加向背輙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來末學習其狂捐成其詿誤自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銘諸石端以爲口實惟智者不惑無所疑焉

都察院都事陸郯校

史通卷之七

蜀本第五卷第七卷皆有錯誤此本第五卷已刊正惟此曲
[illegible]一行誤在鑒識篇中賴得馮氏閱本正之後有重刻
[illegible]可取徵也　康熙丙戌山谷[illegible]論
[illegible]已正其錯簡書到而適讀也　癸巳冬至又識

曲筆鑒識二篇並無錯簡馮氏閱本萬曆所刻
皆誤而何氏跋語尚失之顏黃門云校定書籍
亦胡容易洵然　道光癸未觀於
揚州洪氏之績學并記
[illegible]百思適居士敬重

[illegible]

史通卷之八

唐鳳閣舍人彭城劉子玄撰

內篇

摸擬第二十八

夫述者相効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楊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朗則比蹟於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況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蓋摸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爲別必於國史所

記則卿亦呼爲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爲帝王目宰輔爲丞相而譙周撰古史考思欲擯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李斯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內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至天子既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聊生晉師是討後宁相怨而干寶晉紀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江外安典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末滅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考竹書紀年始達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皆妄爲解釋也如曹馬受命躬爲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曆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

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輒自問而自荅者豈是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已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師古曰呼其字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復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昔謝承家語有云蒼梧繞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則爲讓非讓道也又楊子法言曰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妻孔而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異備異作治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民此韓子

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世之述者銳志於奇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而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眞鎔鑄以象物以作之以此而似彼其所以爲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互同若斯而已亦有孔父賤爲匹夫恬惶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哉蓋左氏爲書敘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輩獨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略說不忍斥言故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薨於車如干寶晉紀敘愍帝殁于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敘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徐湛爲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凡列姓名罕兼其

也

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承藏前稱子產則次見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後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與論語有敘人處苟非煩辭積句但是往復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吾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

何益方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揣之此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將敘其事必預[illegible]其本彌縫混說無取聽言如左傳稱叔輒聞日[illegible]而哭昭子曰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至王[illegible]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爲幽州刺史秋七月拜爲幽州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體也在如敘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刃斷指而

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至王卲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槊血滿袖夫不言奮槊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槊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二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摸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摸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摸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鑒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眞史此予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爲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爲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已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書事第二十九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

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伎藝殊異則書之。於是採一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敘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舍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求諸筆削。何莫由斯。但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以示後。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又傳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諱辭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尋班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痏。夫雖自卜者審而自見。爲難可謂。笑前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上知猶其若此。而況庸庸者哉。苟自前哲之指蹤。校後來之所失。若王沉孫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

奪遞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此其大較也必伸以礼擿窮其負累雖擢髮而數庸可盡邪子曰於予何誅於數家見之矣抑又聞之怪力亂神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吞燕卵而商生啓龍漦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璧於秦皇圯橋授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記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爲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illegible]

[illegible]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illegible]爲徵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稟[illegible]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白圭[illegible]玷惜哉無是可也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啁謔小辨嗤鄙異聞雖爲有識所譏頗爲無知所悅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沉湎左持螯而右杯劉邕榜吏以膳痂齡石戲舅而傷贅其事無機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持爲雅言苟使讀之者爲之解頤聞之者爲之撫扑固異乎記功書

過彰善癉惡者也大抵近代史筆敘事爲煩摧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皇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如麟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祥彌多政愈劣而瑞愈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而爲曹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眞僞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長經書其使來聘其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愼來庭如此之流書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若漢書載楚王囂等來朝宋書載揚州刺史濟等來朝之類是也夫臣謁其君子覲其父抑惟恒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乃若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已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

其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愼來庭如此之流書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若漢書載楚王囂等來朝宋書載揚州刺史濟等來朝之類是也夫臣謁其君子覲其父抑惟恒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乃若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已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

頌植刻

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爲之日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大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爲楚將石建之後廉謹相承此則其事尤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乃敘其名位一二無遺此實家諜非關國史其煩四也於是考茲四事以觀今古足驗積習忘返流宕不歸兼作者之規模遠哲人之準的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

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謂矣亦有言或可記功或可書而紀闕其文傳亡其事者何則始自太上迄于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聖也訪諸郯子始聞少皞之官叔向之賢也詢彼國僑載辨黃熊之祟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傳或五殷大夫假趙良而見識則知當時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夏商周春秋樴杌之記其所缺略者多矣既而汲冢所述方五經而有殘馬遷所書比三傳而多別裴松補陳壽之闕謝綽拾沈約之遺斯又言滿五車事逾三

簡名矣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疎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都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人物第三十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蜀本不肖上有一有字宋本無）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觀夫文籍肇刱史有尚書紀遠疏通綱羅歷代至如有虞進賢時宗元凱夏氏中微國傳寒浞殷之亡也是生飛廉惡來周之興也實有散宜閎夭若斯人者或爲惡

孰其罪滔天或累仁積德其名蓋世雖時淳俗厚言約義簡此而不載闕誰大焉洎夫子修春秋記二百年行事三傳並作史道勃興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種魯之曹沫公儀休齊之管戚田穰苴斯並命代大才（一作命世大才）挺生傑出或陳力就列功冠一時或殺身成仁聲聞四海苟師其德業可以治國字人慕其風範可以激貪勵俗此而不書無乃太簡又子長著史記也馳騖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皐陶伊尹傅說仲山甫之流並列經誥名存子史功烈尤顯事跡居多盍各採

而編之以爲列傳之始而斷以夷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既而孟堅勒成漢書牢籠一代至於人倫大事亦云備矣其間若薄昭楊僕顏駟史岑之徒其事所以見遺者蓋略小而存大耳夫雖逐麋之犬不復顧兎而雞肋是棄能無惜乎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元則仲景時才重於許洛何禎許詢文雅高於揚豫而陳壽國志王隱晉史廣列諸傳而遺此不編斯亦網漏吞舟過爲迂闊者觀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古子受辱虜庭文詞有餘節槩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摽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裴幾原刪略宋史時稱簡要至如張禕陰受君命戕賊宋陽乃宗道不移飲鴆而絕雖古之鋤麑義烈何以加諸鮑照文宗學府馳名海內方於漢代褒朔之流事皆闕如何以申其褒獎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有書名竹帛者蓋惟記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麟已來四百餘年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甚懼焉即其義也至如四凶

刻於尚書三叛見於春秋西漢之紀江充石顯東京之戚梁冀董卓此皆干紀亂常存滅興亡所繫既有關時政故不可闕書但近史所刊有異於是全如不才之子羣小之徒或陰情醜行或素飡尸祿其惡不足以暴揚其罪不足以懲誡莫不搜其郡事聚而爲錄不其穢乎抑又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士箸之才何足算也若漢傳之有傳寬斬歙蜀志之有許慈宋書之虞丘進魏史之王憶在斯數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羣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識闕之不足爲少書之維益其累而史臣皆責其譜狀徵其爵里課虛成有裁爲列傳不亦煩乎語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賢良可記而簡牘無聞斯乃咎所不該理無足咎至若愚智畢載妍媸靡擇此則燕石妄珎齊竽混吹者矣大名刊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筆削之工其慎之哉

太學生龔名夏校

史通卷之九

唐鳳閣舍人彭城劉子玄撰

内篇

覈才第三十一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則不可叨居史任歷觀古之作者若蔡邕劉峻徐陵劉炫之徒各自謂長於著書達於史體然觀侏儒一節而他事可知桉伯喈於漢末上書謂宜廣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於漢史實附

贅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掎摭但當鋤而去之安可仍其過失而益其蕪累亦奚異觀河傾之患而不過以隄防方欲疏而導之用速懷襄之害述史如此將非練達者歟孝標持論析理誠爲絕倫而自敘一篇過爲煩碎山栖一志直論文章諒難以偶跡遷固比肩陳范者也孝穆在齊有志於梁史及還江左而書竟不成嗟乎以徐公文體而施諸史傳亦猶灞上兒戲異乎眞將軍幸而量力不爲可謂自卜者審矣光伯以洪儒碩學而迍邅不遇觀其銳情自敘欲以垂示將來而言皆淺俗理無是

要言豈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爲者乎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皎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閑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幾何是以略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兼修史傳其爲式也羅含謝客宛爲歌頌之文蕭繹江淹直成銘贊之序溫子昇尤工複語工一作喜盧思道雅好麗詞江總猖獗以沉迷庾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數子所撰者蓋不過偏記雜

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乖濫踳駁一至於斯而況
其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末圓備表裏
無咎蓋亦難矣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
誦失路靈均當軸每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
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職連章
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以爲能當時莫之
敢侮假令其間有術同虎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
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俗見嗤於朋黨遂
乃哺糟歠醨俯同妄作披褐懷玉無由自陳此管
仲所謂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也昔
仲玄有觀面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
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
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
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
乎何其益陋也嗟乎拘時之患其來尚矣斯則自
古之所歎豈獨當今者哉

序傳第三十二

蓋作者自敘其流出於中古乎桉屈原離騷經其
自序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
敘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爲傳

然其所敘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至馬遷又徵三閭之故事倣文園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敘之篇實煩於代雖屬辭有異而茲體無易尋馬遷史記上自軒轅下窮漢武疆宇修闊道路綿長故其自敘始於氏出重黎終於身爲太史雖上下馳騁終不越史記之年班固漢書止敘西京二百年事耳其自敘也則遠徵今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賓戲當漢明帝之朝苞括所及踰於本書遠矣而後來敘傳非止一家

競學孟堅從風而靡施於家牒猶或可通列於國史每見其失者矣然自敘之爲義也苟能隱已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即爲實錄而相如自序及記其客遊臨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爲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省爲州閭所鄙而已荅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敘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爲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於已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夫自媒自衒士

女之醜行然則人莫我知君子所耻按孔氏論語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則聖達立言也時亦揚露已才或託諷以見其情或選辭以顯其跡（選一作巽）終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且命諸門人各言爾志由也不讓見嗤無禮歷觀揚雄已降其自敘也始以誇尚爲宗至魏文帝傅玄陶梅葛洪之徒則又踰於此者矣何則身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折具言一二必

世豈所謂靈寧前聖謙以自牧者歟又近古人倫言稱閥閱且並門寒族百代無聞而騂角挺生一朝暴貴無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儀父振鐸並爲曹氏之初淳維李陵俱稱拓拔之始河南馬祖遷彪之說不同吳興沈先約炯之言有異斯皆不因貞律無假寧楹直據經史自成矛盾則知楊姓之寓西蜀班門之雄朔野或曾纂伯僑或家傳熊繹恐自我作古失之彌遠者矣蓋諂祭非鬼神所不歆致敬他親人斯悖德凡爲敘傳宜詳此理不知則闕亦何傷乎

煩省第二十三

昔荀卿有云錄遠略近則知史之詳略不均其爲患者久矣及干令昇史議（干寶字令升晉人）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又張世偉著班馬優劣論云（張輔字世偉晉人）遷敘二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爲得史公爲次孟堅爲非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爲其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後來逾煩

其失弼其者矣余以爲近史蕪累誠則有諸亦猶古人公文倘使之然也輒求其本意略而論之何者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見知於他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同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得而稱魯史所載實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啓東南地僻界於諸戎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如且其書自宣成已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數年而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載不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

（杜預釋例云文公已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已章并刻）

上亦但大分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加備此亦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也是則儒者注書已矣此丘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爲簡約者哉及漢氏之有天下也晉大率士無思不服會計之吏歲奏於闕廷輶軒之使月馳於郡國作者居於京兆府徵事於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無隔故漢氏之史所以倍增於春秋也降及東京作者鄉聚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族世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爲別錄家牒宗譜各成私傳於是筆削所採聞見益多此中興之史所以又廣於前漢也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是以謝承尤悉江左京洛事缺於三吳陳壽偏委蜀中巴梁語詳於二國如宋齊受命梁陳握紀或地比禹貢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夫地之褊小年之窘迫適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耆舊可詢隱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減於大邦也夫論史之煩省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若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略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且必謂丘明爲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叔孫志夢於天歷楚人教晉以拔旆城者謳華以棄甲此而畢書豈

得謂之省邪且必謂漢書爲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柏父陳平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楊僕怙寵而移關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邪由斯而言則史之煩省不中從可知矣又古今有殊澆淳不等帝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犧止畫八卦文王加以繫辭俱爲大聖行事若一其豐儉不類懸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黃帝交戰阪泉施於春秋則城濮鄢陵之事也有窮篡夏少康中興施於兩漢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滅勾踐霸世施於東晉則桓玄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爲秦開蜀施於三國則鄧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後之所書其審如此若使後來同於往世限一槩以成書將[illegible]者必詬其疎遺尤其率略者矣而議者苟嗤[illegible]之所記沈約字休文梁人著宋書[illegible]書蕭衍字子顯著齊書事倍於孫習[illegible]國晉人著晉書[illegible]晉書華謝之所編華嶠謝忱亦著漢史[illegible]所馬不亦繆乎故曰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其斯之謂也

史通卷之九

邑庠生張嘉昌校

史通卷之十

唐鳳閣舍人彭城劉子玄撰

內篇

雜述第三十四

昔在三墳五典春秋檮杌卽上代帝王之書中古諸侯之記行諸歷代以爲格言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從來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騖摧而爲論其流有

十馬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略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公載記王韶晉安陸紀姚梁後略此之謂偏記者也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爲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漢末英雄廣世誡懷舊志盧子行知己傳此之謂小錄者也國史之任記事記言庶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好奇之士出其所聞若和峤汝豫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瑣語謝綜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爲言猶賢於已故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松玠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汝潁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者編而記之若圈稱陳留耆舊周裴汝南先賢陳壽益部耆舊房預作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高門華胄英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生若楊雄家牒殷敬世傳孫氏譜記四宗系曆此之謂家史者也賢士貞女類聚區

公雖自行殊途而同歸於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爲之錄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趙採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陰陽爲炭造化爲工流形賦象于何不有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台志怪干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理書者也帝王來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常厥所苟能書其帙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

都賦左思蜀都此之謂都邑簿者也大抵偏記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爲實錄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圓備終不能成其不刊永播者蓋徒爲後生作者削藁之資焉逸事皆前史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爲益實多及妄者爲之則苟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眞僞不別是非相亂如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搆虛辭用驚俗俗此其爲弊之甚者也瑣言者多載當時辨對流俗嘲謔俾大樞機者藉爲舌端談話者將爲口實乃敝者爲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

言出自牀第莫不昇之紀錄用爲雅言固以無益風規有傷名教者矣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流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管璩之詳審劉炳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於宅家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墮則其錄猶有若指掌也亡則斯文亦喪者矣別傳者不出胸臆非由機杼徒以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見言加之別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如案圖索駿之流則深所嘉尚至於探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材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氣可以益壽延年語魑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則可矣及繆者爲之則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求諸弘益其義無取地理書者若朱贛所採浹於九州圖駟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爲樂士家自以爲名都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傳諸委巷用爲故實鄙哉都邑簿者如宮闕陵廟街巷郡邑辨其規模明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爲之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故論榱棟則尺寸皆

於

書記官不則根株必數務求詳審持此爲能遂使
學者觀之昏亂而難紀也於是考茲十品徵彼百
家則史之稱名其流盡於此矣至於其間得失紛
糅善惡相兼既難爲覼縷故粗陳梗概同自鄶
無足譏焉又按子之將史本爲二說然如呂氏淮
南玄晏抱朴凡此諸子多以敘事爲宗舉而論之
抑亦史之雜也但以名目有異不復編於此科蓋
語曰衆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
述多矣雖復門千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
必蘩殘固難以接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古

人以北玉屑滿篋良有旨哉然則芻蕘之言明王
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博聞舊事多
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
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
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
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

辯識第三十五

夫設官分職佇勳課能欲使上無虛稱下無虛受
其難矣哉昔漢文帝幸諸將營而目周亞夫爲眞
將軍嗟乎必於史職求其若斯乃爲難遇者矣史

之爲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强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鬱爲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並闕復何爲者哉昔魯叟之修春秋也不藉三相之勢漢臣之著史記也無假七貴之權而近古每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按晉起居注載康帝詔盛稱著述任重理藉親覽遂以武陵王領秘書監尋武陵才非河獻識異淮南而輒以彼藩翰董斯邦籍求之稱職無聞焉爾既而齊撰國史和士開總

唐修本草徐世勣監統夫使辟陽長信指撝南董之前周勃張飛彈壓桐雷之右斯亦怪矣大抵監史爲難斯乃尤之尤者若使直若南史才如馬遷精勤不懈若揚子雲諳識故事若應仲遠兼斯具美督彼羣才使載言記事藉爲模楷搦管操觚歸其準的斯則可矣但今之從政則不然凡居斯職者必恩幸貴臣凡庸賤品飽食安步坐嘯畫諾若斯而已矣夫人既不知善之爲善則亦不知惡之爲惡故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以勢利見升或以干祈致擢遂使當官効用江左以不樂爲謠拜

職辨名洛中以不關爲說言之可爲大噱可爲長歎也曾試論之世之從仕者若使之爲將也而才無韜略使之爲吏也而術靡循良使之屬文也而匪閑於辭賦使之講學也而不習於經典斯則負乘致寇悔吝旋及雖五尺童兒猶知調笑者矣唯夫修史者則不然或當官卒歲竟無刊述而人莫之知也或輒不自揆輕弄筆端而人莫之見也由斯而言彼史曹者崇屙峻宇深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養拙可以藏愚繡衣直指所不能繩强項申威所不能及斯固素食之窟宅尸

祿之淵藪也凡有國有家者何事於斯職哉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又語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觀歷代之置史臣有同嬉戲而竟不廢其職者蓋存夫愛禮惜彼典刑者乎昔丘明之修傳也以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壽之爲志也創於私室然則古來賢雋立言垂後何必身居解宇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是以深識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淨杜門不出成其一家獨斷而已豈與夫冠猴獻狀評議其得失者哉

自敘第三十六

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爲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爲諸兄說之因竊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朞年而講誦都畢于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又兄欲令博觀議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曆數相承於

其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題有遺題音第至於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槩亦粗知之矣但于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暇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閒遂其本願旋游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爲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爲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加以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諸衿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

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爲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其責以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爲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及年以過立言悟日多當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不是過也復有永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吳興薛謙光河南元行沖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摧揚得盡懷抱每云德

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昔仲尼以睿聖明哲天縱多能觀史籍之繁文懼後之者不一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以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訖于周其文不刊爲後王法自茲厥後史籍雖多曷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乎小子敢當此任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迄于姚李令孤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頗加釐革但以無大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致驚愚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歎息

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欲也既
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爲史臣再
入東觀（則天朝爲著作佐郎轉左史今上初即位又除著作長安中以本官兼修國史會遷中書舍人轉罷其任神龍元年又以本官兼修國史迄今不改之政今之史館即古之東觀也）每
惟皇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惟記錄至於
紀傳及志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年會奉詔預修
唐史及今上即位又勑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
所著述常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
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
與俗沈浮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爲史官所嫉

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
不遂鬱怏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默而無述
又恐歿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
其志昔漢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
地博極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緯自
謂兼於數家無遺力矣然自淮南已後作者無絕
必商搉而言則其流又衆蓋仲尼既歿微言不行
史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自家諸子詭說異辭務
爲小辯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儒者之書博
而寡要得其粃糠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

近傳絃柢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氏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墻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劭風俗通生焉五常異宗百行殊軌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衆世莫可故劉劭人物志生焉天開國承家立身行事一文一武或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難銓綜故陸景典語生焉詞人屬文其體非一雖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昧圓通家有氏門人相掎摭故劉勰文心生焉若史通之爲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道不純思欲辨其指歸彈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爲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揆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以納諸胸中曾不蔕芥者矣夫其爲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誡焉有諷刺焉其爲貫穿者深矣其爲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

之謂也昔梁徵士劉孝標作敘傳其自比於馮敬通者有三而予輒不自揆亦竊比於楊子雲者有四焉何者楊雄嘗好雕蟲小伎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詩賦而壯都不爲耻以文上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楊雄草玄累年不就當時聞者莫不哂其徒勞余撰史通亦屢移寒暑悠悠塵俗共以爲愚其似二也楊雄撰法言時人競尤其妄故作解嘲以訓之余著史通見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釋蒙以拒之其似三也楊雄少爲范蔡劉歆所重及聞其撰太玄經則嘲以恐蓋醬瓿然劉范之重雄者蓋貴其文彩若長楊羽獵之流耳如太玄深奧難以探賾既絕寃踰故加譏誚余初好文筆頗獲譽於當時晚談史傳遂減價於知己其似四也夫才唯下劣而跡類先賢是用銘之於心持以自慰抑猶有遺恨懼不似楊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玄經始成雖爲當時所賤而恒譚以爲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陸績果以爲絕倫參聖夫以史通方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嗟乎倘使予子不出公紀不生將恐此書與賁上同捐煙燼俱滅後之識者無

得而觀此予所以撫卷漣洏淚盡而繼之以血也

太學生包兆祥校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